

DOI:10.13288/j.11-2166/r.2024.16.002

马王堆医书中灸法学术特色探析

魏一苇¹, 葛晓舒¹, 陈小平², 胡宗仁³, 何清湖^{1,3}✉

1. 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路300号, 410208; 2. 湖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3. 湖南医药学院中医学院

[摘要] 对马王堆出土的15种医书所记载的灸法相关内容进行系统梳理与探析。从马王堆医书中灸法文化的起源入手, 综合考析其中灸法记载; 通过对其中灸法相关内容记载比较丰富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乙本及《五十二病方》等进行分析, 发现灸法所涉病候达170余种, 涵盖了经络肢体病类、肺系病类、心脑血管病类等12个病候分类。总结认为马王堆医书中灸法的学术特色为原始朴素、巫医结合, 哲学推演、向心循行, 灸材多样、病候广泛, 灸有禁忌、防治结合。其灸法防治思想及应用则主要表现在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审因求异、善一病而分治之, 立足经络、综数病而合治之。

[关键词] 灸法; 马王堆医书; 《足臂十一脉灸经》; 《阴阳十一脉灸经》

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是汉初楚地长沙国丞相轅侯利苍家族墓, 被誉为我国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1]。其中出土了大批医学帛书和两卷医简^[2], 被称作马王堆医书。早期研究者将马王堆医书分为14种^[3], 后由湖南省博物馆联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裘锡圭主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据其具体内容将医书种类调整为15种, 分别为《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去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房内记》《疗射工毒方》《胎产书》《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4-5]。马王堆医书作为中医学的宝贵遗产, 涵盖了丰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方法, 其中灸法作为一种古老而经典的治疗手段, 在马王堆医书中占有显著的位置。本文在系统梳理此15种医书中灸法内容的基础上, 综合探析其中灸法记载, 提炼并总结马王堆医书中运用灸法防治疾病的学术特色, 以期能够更好地厘清灸法的医学渊源和原理, 挖掘其在当代健康领域中的应用潜力, 为传统医学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借鉴。

1 马王堆医书灸法思想探源

在起源时间上, 灸法的使用被认为早于针法^[6]。远古时期人们就发现灼烙、熏烤某些部位能够缓解疼痛, 因此以火为核心元素的灸法成为早期中医防治疾病的基本手段。据研究, 马王堆医书成书年代似较《黄帝内经》为早, 应在先秦、秦汉之间, 灸法成为其中防治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7]。马王堆医书中灸法的理论和实践可被视为楚地尚火文化在医学领域的延伸和应用。楚地自古乃卑湿之地, 雨量充沛, 《后汉书·南蛮传》曰: “南州水土温暑, 加有瘴气, 致死亡者十必四五。”^[8]此地域环境中, 在医疗实践过程中更加需要一种能够对抗寒湿、维护阳气同时简便易行的防治疾病手段。如此, 灸法成为了古代楚人的选择。这种文化意识与地域特色的结合, 是致成独具一格的马王堆医学灸法文化的重要成因。

综观马王堆医书, 其中对灸法相关内容记载比较丰富的是《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和乙本。此两种医书因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人体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路线、所主病候及其以灸为主的治疗手段, 在整理出土时, 马王堆考古研究小组以“灸经”为之命名^[7]。此外, 在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脉法》《天下至道谈》等文献中, 亦不乏广泛而多样的灸法等温热性疗法记载, 这些无一不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22ZDA003); 湖南省中医药科研计划(C2022035); 湖南中医药大学校级科研项目(2022YYSK008)

✉ 通讯作者: hqh19651111@163.com

对后世灸法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马王堆医书灸法综合探析

在灸经文献中,以《足臂十一脉灸经》最为古朴,《阴阳十一脉灸经》稍晚,其中《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为小篆字体而乙本近隶字,故而判断在成书时间上《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当早于乙本。此三本灸经均无穴位名称,一般以经脉为纲列举其循行所在的病候。在《足臂十一脉灸经》中每脉结尾均有“諸病此物者,皆久(灸)……温(脈)。”^{[4] 190-194} (据《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凡例,引文中简帛所用异体字、通假字等,释文中随文注出其通行字形,外加‘()’,下同)可见,在《足臂十一脉灸经》中治疗均采用灸法。《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灸法运用范围愈加广泛,并对部分病候转归有所预判。从其文字内容仅足少阴脉直接提及“久(灸)”字,以及抄录于《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之后的《脉法》内容中还涉及砭法,治疗手段似为灸、砭兼具。《五十二病方》不仅对病候描述更加详细,而且对于灸法的介绍更为细致,内容包括更

多样化的灸材选用、灸法与其他方法合用等。在《脉法》《天下至道谈》中则可见对于灸法禁忌的谨慎思考。

2.1 马王堆医书灸法所涉病候

本研究以2014年湖南省博物馆重新整理馆藏简帛文献之后出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4-5]作为研究底本,并参考1988年周一谋等主编的《马王堆医书考注》^[3],对论及灸法的马王堆医书进行系统梳理。在剔除重复病候之后,发现灸法所涉病候达170余种,包括了6大类病候,分别为尤(疣)、痒病、癰(癰)、牡痔、胸痒、养生。马王堆医书中病候及相关灸法记载辑录详见表1。

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中灸法所涉病候进行更为详细的分类,结果可分为经络肢体病类、肺系病类、心脑血管类等12个病类,详见表2。《五十二病方》中只涉及脾胃肠病类(牡痔、胸痒)、肾膀胱病类(痒病)、皮肤病类[尤(疣)]、疝气病[癰(癰)]。纵观其中灸法所涉病候,属经络肢体病类最多,尤以痛症为主。除此之外,病候数较多的还有五官病类、脾胃

表1 马王堆医书中病候及相关灸法记载辑录

Table 1 Collection of records on diseases and syndromes related to moxibustion in Mawangdui medical books

病候	灸法记载辑录	来源
尤(疣)	取敝蒲席若藉之弱(弱),繩之,即燔其末,以久(灸)尤(疣)末,熱,即拔尤(疣)去之。	《五十二病方》
痒病	久(灸)左足中指。	《五十二病方》
癰(癰)	取泉垢,以艾裹,以久(灸)癰(癰)者中顛,令闌(爛)而已(已)。 類(癰)者及股癰、鼠復(腹)者,【灸】中指蚤(爪)二莊(壯),必瘳。 癰(癰),先上卵,引下其皮,以砭(砭)穿其【隋(腫)】旁;□【□】汁及膏□,撓以醇□。有(又)久(灸)其痛,勿令風及,易<易>瘳;而久(灸)其泰(太)陰、泰(太)陽【□□】。 癰(癰)【□】久(灸)左肱□。	《五十二病方》
牡痔	有瘻(羸)肉出,或如鼠乳狀,末大本小,有空(孔)其中。爲之,疾久(灸)熱,把其本小者而鑿(鑿)絕之,取內戶旁祠空中黍腎(腰)、燔死人頭皆治,以臙膏濡,而入之其空(孔)中。	《五十二病方》
胸痒	痒,痒者其直(臍)旁有小空(孔),空(孔)兌兌然,出時從其空出有白蟲時從其空(孔)出,其直(臍)痛,𤇗(燂)然類辛狀。治之:以柳草一、撓艾二,凡二物。爲穿地,令廣深大如盂,燔所穿地,令之乾,而置艾其中,置柳草艾上,而燔其艾、草;而取盂,穿其斷,令其大圓寸,以復(覆)之;以土鑿(鑿)盂會,毋【令】煙能泄(泄),即被盂以衣,而毋蓋其盂空(孔)。即令痒者居(踞)盂,令直(臍)直(值)盂空(孔),令煙熏直(臍)。熏直(臍)熱,則舉之;寒,則下之;圈(倦)而休。	《五十二病方》
养生	以脈(脈)法明(明)教下。脈(脈)亦聽(聖)人之所貴毀。氣毀者,到<利>下而【害】上,【從煖而去清】。故聽(聖)人寒頭而煖足。治病者取有餘而益不足毀,【故氣】上而不下,【則視有】過之脈(脈),當環而久(灸)之。病甚,陽上於環二寸而益爲一久(灸)。 【少】陰之脈(脈),灸則強食,產肉,緩帶,被髮(髮),大丈(杖),重履而步,久(灸)幾息則病已(已)矣。	《脉法》 《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乙本
	飲(飲)藥約(灼)灸以致其氣,服司以輔其外。	《天下至道谈》

注:据《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凡例,简帛所用异体字、通假字等,释文中随文注出其通行字形,外加‘()’;错字随文注出正字,外加‘< >’;文字已完全残失者,凡能根据上下文例、参照他本或其他古书确切补出的,一般在释文中补入,外加‘【】’;有残存笔划但无法确认的字,用‘□’代替。

肠病类、精神情志病类、心脑血管病类、肾膀胱病类等，展现了马王堆医书中灸法在不同疾病中的广泛实践。同时，《阴阳十一脉灸经》相较于《足臂十一脉灸经》在灸法应用的病候范围方面显著扩大，病候数量从 72 种增加至 120 种，尤其在经络肢体、心脑、五官、脾胃肠等病类方面有明显增幅，还开

辟了精神情志和疝气病类等新的应用领域，反映了早期经络学说和灸法运用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在《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病的分类变得更加细致，分为“是动病”和“所生病”，这一分类模式后来在《灵枢·经脉》中也得到延续。同时，《阴阳十一脉灸经》相较于《足臂十一脉灸经》更

表2 《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乙本中灸法所涉病候分类情况辑录

Table 2 Collection of records on disease and syndrome categories related to moxibustion in two parts of <i>Classic of Moxibustion to Eleven Foot-arm Channels</i> (《足臂十一脉灸经》) and <i>Classic of Moxibustion to Eleven Yin-yang Channels</i> (《阴阳十一脉灸经》)		
病候分类	《足臂十一脉灸经》	《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乙本
经络肢体病类	足太阳脉：足小趾废，脑痛，郄挛，腓痛，腰痛，挟脊痛，头痛，项痛，手痛，目痛	巨阳脉（是动病）：冲头，目似脱，项似伐，胸痛，腰似折，髀不可以运，郄如结，脑如裂 巨阳脉（所生病）：头痛，项痛，背痛，腰痛，尻痛，郄痛，脑痛，足小趾痹
	足少阳脉：足小趾次趾废，胕外廉痛，膝外廉痛，股外廉痛，髀外廉痛，胁痛，【□】痛，缺盆痛，枕痛，耳前痛，目外眦痛	少阳脉（是动病）：足外反 少阳脉（所生病）：口痛，项痛，头颈痛，胁痛，节尽痛，髀外廉痛，鱼股痛（乙本作“股痛”），膝外廉痛，足中指踝痹
	足阳明脉：足中趾废，胕痛，乳内廉痛，颧痛	阳明脉（所生病）：颜痛，颌颈痛，乳痛，心与肱痛，膝跳，跗上痹（乙本作“足痿痹”）
	足少阴脉：脑内痛，股内痛，腹街，脊内廉痛	—
	足太阴脉：足大趾废，胕内廉痛，股内痛，腹痛	—
肺系病类	足厥阴脉：痹病	厥阴脉（是动病）：腰痛不可以仰，甚则噤干，面疵
	—	臂巨阴脉（所生病）：胸痛，肩痛，四末痛（乙本作“四肢痛”）
	臂少阴脉：胁痛	臂少阴脉（所生病）：胁痛
	臂太阳脉：臂外廉痛	肩脉（是动病）：颌肿痛，不可以顾，肩似脱，臑似折
	—	肩脉（所生病）：颌痛，喉痹，臂痛，肘外痛（乙本作“肘痛”）
心脑病类	足少阴脉：上气，牧牧嗜卧以咳	齿脉（所生病）：臑痛 少阴脉（是动病）：咳则有血 少阴脉（所生病）：上气，咳
	足泰阳脉：数癫疾	—
	—	少阳脉（是动病）：心与胁痛，不可以反侧，甚则无膏
	足少阴脉：心痛，烦心	少阴脉（是动病）：喝喝如喘，坐而起则目瞶如毋见（乙本作“茫然无见”），心如悬（乙本作“心如绝”）
	足泰阴脉：心烦	巨阴脉（所生病）：独心烦，死；心痛，死
五官病类	臂太阴脉：心痛	臂巨阴脉（是动病）：心滂滂如痛，缺盆痛，甚则交两手而战 臂巨阴脉（所生病）：心痛
	—	臂少阴脉（是动病）：心痛，噤干，渴欲饮
	足泰阳脉：产聋，鼬衄	巨阳脉（所生病）：耳聋，耳强
	足少阳脉：痿，聋	—
	足阳明脉：鼬衄	阳明脉（所生病）：鼻衄
肝胆病类	足少阴脉：咽【□，□□□】，舌坼，数喝	少阴脉（所生病）：口热，舌坼，噤干，噤中痛，瘡
	臂少阳脉：产聋，颊痛	耳脉（是动病）：耳聋焯焯厚焯，噤肿
	—	耳脉（所生病）：目外眦痛，颊痛，耳聋
	臂阳明脉：齿痛	齿脉（是动病）：齿痛，齲肿
	—	齿脉（所生病）：齿痛，齲肿
	足少阴脉：肝病，瘡	少阴脉（所生病）：瘡
	—	齿脉（所生病）：目黄，口干

注：一，表示无记载；据《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凡例，文字已完全残失者，凡能根据上下文例、参照他本或其他古书确切补出的，一般在释文中补入，外加‘【】’；有残存笔划但无法确认的字，用‘□’代替。

续表 2 《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乙本中灸法所涉病候分类情况辑录

Table 2 (continued) Collection of records on disease and syndrome categories related to moxibustion in two parts of *Classic of Moxibustion to Eleven Foot-arm Channels* (《足臂十一脉灸经》) and *Classic of Moxibustion to Eleven Yin-yang Channels* (《阴阳十一脉灸经》)

病候分类	《足臂十一脉灸经》	《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乙本
脾胃肠病类	足太阳脉：产痔	巨阳脉（所生病）：痔
	—	阳明脉（所生病）：肠痛
	—	少阴脉（所生病）：噎
	足泰阴脉：腹胀，不嗜食，善噫	巨阴脉（是动病）：上当走心，腹胀，善噫，食则欲呕，得后与气则忼然衰 巨阴脉（所生病）：腹胀，死；不能食，不能卧，强欠，三者同则死；溏泄，死
肾膀胱病类	臂太阴脉：心烦而噫	臂巨阴脉（所生病）：痃
	足少阳脉：胁外肿	—
	足阳明脉：膝中肿，腹肿，【□】外肿	阳明脉（所生病）：腹外肿
	—	巨阴脉（所生病）：水与闭同则死
精神情志病类	足厥阴脉：多溺、嗜饮，足跗肿	—
	—	阳明脉（是动病）：洒洒病寒，喜龙（乙本作“喜伸”），数欠，颜黑，病肿，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惊，心惕（乙本无），欲独闭户牖而处，病甚则欲乘高而歌，弃衣而走
	—	少阴脉（是动病）：病饥，气不足，善怒，心惕，恐人将捕之，不欲食，面黧若地色
	—	—
皮肤病类	足少阳脉：产癰	—
男科病类	足阳明脉：胫瘦	—
	足厥阴脉：胫瘦	—
疝气病	—	厥阴脉（是动病）：癰疝，少腹肿
	—	厥阴脉（所生病）：热中，癰，癰，偏疝
其他病类	足太阳脉：颜寒	巨阳脉（所生病）：疝
	足少阳脉：胎寒	少阳脉（所生病）：疝，汗出，振寒
	足阳明脉：数热，汗出，颜寒	—
	足少阴脉：足热	少阴脉（所生病）：嗜卧
	足泰阴脉：復□，善肘	—
	臂阳明脉：【□□□□】	—

注：一，表示无记载；据《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凡例，文字已完全残失者，凡能根据上下文例、参照他本或其他古书确切补出的，一般在释文中补入，外加‘【】’；有残存笔划但无法确认的字，用‘□’代替。

频繁地运用了“如”“似”“欲”等词汇，对病的描述更为形象、生动和直观，为医家准确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指导，体现了中医强调比附推论的意象思维特点。

2.2 马王堆医书灸法所涉治法

《五十二病方》中还首次提到了灸量：“【灸】中指蚤（爪）二莊（壯），必瘳”^{[4] 255}（据《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凡例，引文中文字已完全残失者，凡能根据上下文例，参照他本或其他古书确切补出的，一般在释文中补入，外加‘【】’，下同），以及施灸度的把握问题：“以久（灸）積（癰）者中顛，令闌（爛）而已（已）”^{[4] 255}，类似于后世所言得到“灸花”的直接灸之瘢痕灸法，也体现出这一时期灸法的灼烙特征。在处理胸痹时，还发明了穿

孔的盭作为容纳灸材的容器，令患者蹲于盭上，肛门得以扩张更利于施灸。《脉法》中还有“環而久（灸）之”^{[4] 205}的手法记载，将艾悬于施灸部位之上，平行往复回旋熏灸，近于现代之回旋灸法。

3 马王堆医书灸法防治疾病的特色

3.1 原始朴素，巫医结合

马王堆医书中灸法记载相较于《黄帝内经》及其之后的灸法论述更显原始朴素。一方面，体现在《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中有关经脉循行路线的描述较为原始简单，尚未形成《黄帝内经》中上下纵横交错、联络成网的负责全身各处气血运行和沟通联系的经络系统。同时，经脉与脏腑的相互关系尚未形成系统性的认识和理论，仅有足少阴脉病候“心痛”“肝痛”以及臂太阴脉病

候“心痛”等记载与脏腑相关。另一方面,该时期仅有十一脉,不及《黄帝内经》将臂少阴脉调整为手少阴经和手厥阴经而构成手足三阴三阳十二经经脉系统之体系更为完善合理。关于经脉名称的记载此时也变化较多,如《足臂十一脉灸经》的臂少阳脉、臂阳明脉、臂太阳脉至《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变成了耳脉、齿脉、肩脉。此外,灸法的选材、应用及其治法描述也呈现出原始朴素的特征。如使用蒲席、泉垢、女子布、稻米、雄鸡矢等作为灸、熏材料,用朴素生活化的文字描述施灸方法等,均反映出马王堆医书中灸法更多展现的是中医灸法讲求实用的早期原貌。

同时,由于先秦楚地巫风颇盛^[9],马王堆医书灸法因此体现出一种更具民间色彩的巫医结合特色。对于同一种病候,除了采用灸、熏等法,还记载了大量祝由之术。如关于疣病,除1条使用灸法外,其余均采用祝由法。又如牡痔病,除使用灸法外,还要配合“取内户旁祠空中黍鬻(鬻)、燔死人头皆治,以臙膏濡,而入之其空(孔)中”^{[4] 260}。这种结合了巫鬼祭祀仪式和药物的治疗方式,正是当时医疗实践中巫医文化融合的特殊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马王堆医书呈现出巫医结合的特色,在医学实践中采用了祝由等一些被现代视作巫医结合的治疗手段,但当时医家并未将这些治疗手段视作巫觋之道。此外,在马王堆医书《十问》中论述“俗人芒生,乃持(恃)巫医”^{[5] 143},认为只有愚昧的人才一味相信巫,这表明医家对巫仍持有一定程度的批判态度。

3.2 哲学推演,向心循环

先秦时期《管子》中记载有“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10] 211}，“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10] 218},这是古人对于生命来源的一种朴素认知,认为生命是由土中来并受到水的滋养而成长壮大。而这种朴素的生命哲学认知反映在马王堆医书灸法对经脉循行线路的设计上,形成一种被称为“树”的循行隐喻^[11]。

在《足臂十一脉灸经》中,所有脉的循行线路都遵循着从四肢末端到腰腹或头面部的向心规律,恰似一棵“树”。这种将哲学思想与医学理论相结合的方式,使得马王堆医书灸法更富有深邃的人文内涵。至稍晚一些的《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开始出现远心循行的萌芽,如肩脉是“起於耳後,下肩,出臙外【廉】,出【臂外】肱(腕)【上】,乘手北(背)”^{[4] 199},巨阴脉是“彼(被)胃,下出

鱼股陰下廉,臙上廉,出内踝之上廉”^{[4] 200}(据《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凡例,简帛中可以确定的脱文随文补出,外加‘【】’)。《黄帝内经》基于对万物生命周而复始的认识,以及受到两汉黄老思想和道家的影响而推崇“如水流行”,将经络的循行方式从马王堆医书“树”形的向心循环变成了从肺手太阴之脉开始,再重新回到肺手太阴之脉的圆周循环^[11]。

3.3 灸材多样,病候广泛

《黄帝内经》中主要选用艾作为灸材,以艾为尊^[12]。由于马王堆医书中灸法防治的内容记载更早,因此灸材运用展现出更多样化、更生活化的特点。其所涉灸材不仅包括传统的艾草,还根据不同病候需要有所变化。如记载胸养病候采用了艾叶和柳草结合的灸材;癰疽病候采用了艾草裹着泉垢的灸材;疣病使用了将蒲席或蒲荐上的蒲子搓成绳状灸条的灸材等。另外,在熏法中,还可见使用陈薪、陈稾、秋竹、兰叶等本草类材料,亦可视为灸材的一种衍生。这种多样性的灸材选用,一方面体现出在马王堆医书灸法的成形时期灸材并未定型,医家在实践中不断尝试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也展示了马王堆医书中灸法文化的开放态度和对丰富治疗手段的追求,呈现出不泥传统、多元灵活、朴素自然、实践导向的灸材选用特点。不仅丰富了灸法的应用层面,同时也为后世医家开拓了思路,逐渐形成了以艾为主、施灸材料多样化的灸法体系。

马王堆医书中灸法不仅在灸材选用上丰富多样,而且在所涉病候分布上也呈现出广泛性,病候数量亦远远多于《黄帝内经》。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是由于《黄帝内经》是一部系统性理论著作而非灸法专论,其内容详于针而略于灸,而马王堆医书尚无针治记载,仅有二处涉及砭法,十一脉循行路线病候皆主要归于灸法所治,因此在病候分布上自然更广泛;另一方面,在医书传抄或医家实践过程中,有些疾病逐渐在灸法所涉病候中消失,如《足臂十一脉灸经》中记载足少阳病候有聋病,但至《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却无聋病记载,《黄帝内经》中亦无聋病记载^[3]。这些变化可能是随着医学实践中对于疾病病因病机及灸法于该病治疗效验的认知逐渐深入所致,但具体原因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3.4 灸有禁忌,防治结合

为确保应用灸法时的安全疗效,马王堆医书中还对灸疗的禁忌事项进行了详细记载。如《脉法》

在论述灸法时曾言及“故聽（聖）人寒頭而煖足”^{[4] 205}，强调应时常注意保持头部的寒凉与足部的温暖。由于头部是“诸阳之会”，头面部肌肤娇嫩，神经敏感，对艾灸的耐受度要低于身体其他部位，因此一般情况下禁用灸法。“寒头暖足”的理念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后世医家补虚泻实理论的形成。

又如，癰疽病候的灸法治疗中强调“有（又）久（灸）其病，勿令風及，易〈易〉瘳”^{[4] 257}（据《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凡例，简帛中错字随文注出正字，外加‘〈〉’），提到要获得良好疗效还要注意防风的细节。胸痒病候治疗中需“熏直（腫）熱，則舉之；寒，則下之；圈（倦）而休”^{[4] 265}，认为灸法虽然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治疗和保健方法，但仍要注意艾灸的火力温度，以免烫伤。

再如，《天下至道谈》中有“疾使內，不能道，產病出汗喘（喘）息，中煩氣亂；弗能治，產內熱；飲（飲）藥約（灼）灸以致其氣，服司以輔其外，強用之，不能道，產瘰癧（腫）囊（舉）”^{[5] 165}，在突出灸法有补肾壮阳功效的同时，更强调如不对证使用也会造成不良后果。

4 马王堆医书灸法防治思想及应用

4.1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马王堆医书中灸法思想提倡人们在未病之前及既病之后，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预防或有效控制疾病，形成了治未病思想的萌芽，对《黄帝内经》构建治未病的理论方法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阴阳十一脉灸经》中，认为灸足少阴脉可“强食，產肉”^{[4] 202}，表明灸法能够增强食欲、促进肌肉生长。在《脉法》和《天下至道谈》中认为灸法之养生作用在于能补阳益气、保持身体的健康状态，从而更有利于预防疾病的发生。同时，《阴阳十一脉灸经》中还强调在长期坚持施灸的同时如能结合导引之术^[3]，“緩帶，被髮（髮），大丈（杖），重履而步”，则“久（灸）幾息則病已（已）矣”^{[4] 202}。通过灸法与功法的综合应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够帮助调理病体，从而有助于疾病的加速康复。

后世医家受到马王堆医书中灸法治未病思想启发，在艾灸防治未病、固护正气等方面开展了更为丰富的研究，并称之为“逆灸”。在现代亚健康调理、养生保健等领域，灸法亦被视为颇为有效的干预手段^[13]。研究表明，艾灸能“以温促运”，通过脑-肠轴途径促进胃肠运动、消化吸收及代谢功能^[14]，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证实了马王堆医书中“灸则强食，產肉”^{[4] 202}的观点。艾灸能“以温达

补”，通过神经传导途径激活内源性保护物质增强免疫功能^[14]，印证了马王堆医书灸法所提出的补阳益气、扶正祛邪之理念。

4.2 审因求异，善一病而分治之

马王堆医书中灸法在治疗某一疾病时，提倡根据疾病的具体病因和表现，采用多种不同的治疗方法。《五十二病方》针对癰疽这一病候载方 24 条，其中不仅考虑了不同的病证表现，如兼颈瘤、股癰、鼠腹等，还运用了不同的灸法。有灸癰中顛、灸中指、灸痛的“点”灸法，针对特定穴位进行局部灸疗；有灸足太阴脉、足太阳脉的“线”灸法，沿着经络路径进行灸疗；还有灸左肱股的“面”灸法，覆盖疾患部位进行更广泛的灸疗。现代科学研究认为，灸法与针法不同，灸法应由点及面、由中散边，而针刺则应由点及线、由浅入深^[15]。马王堆医书中“点”“线”“面”综合应用的灸法防治思想实为当时之创新，亦为后世艾灸及针刺的效应的发挥和更深入的应用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and 启示。

在马王堆医书灸法运用中，痛症所占比例最高。针对同一种痛症，马王堆医书中灸法并非“哪里痛就灸哪里”，而是结合其他病候表现，分清病因、症状，判断其所属经脉，再行灸法。如以《足臂十一脉灸经》及《阴阳十一脉灸经》中所载腰痛为例，若同时还牵引项痛和尻痛，则多是由足太阳脉发生病变引起，施灸应以足太阳脉循行部位为主；若腰痛表现为不可以仰，就像弓弦难张，甚至兼有口燥咽干、面色潮红等情况，则可能是由足厥阴脉发生病变引起，施灸则应以足厥阴脉循行部位为主。此外，《脉法》中还强调了在治疗时，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病情程度调整施灸部位和灸量。如在牝痔的治疗中，针对不同的类型，有孔而桢者、数窍有绕者、破溃出血者等，应运用差异化的灸法手段^[3]。在灸材的使用上，同一种病候也不必拘泥于一种材料，如治疗瘰癧的灸材就包括艾叶、陈薪、皂莢、大枣、煎茱萸、椒等。

马王堆医书中这种审因求异、一病而分治之的思想，提高了马王堆医书中灸法治疗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对于后世中医形成基于经络腧穴理论辨证施灸的治法体系，以及现代中西医融合下辨病论治诊疗模式的补充具有重要意义^[13]。

4.3 立足经络，综数病而合治之

马王堆医书灸法还体现了综数病而合治之的思想萌芽。《阴阳十一脉灸经》中最早记载了丈夫癰疽和妇人少腹肿两种病候，认为上述二病虽病名不

同, 疾病部位也不同, 但实为表现在不同性别患者身上的同一种病^[3], 因此均应采用灸厥阴脉的方法进行治疗。马王堆医书中这种强调病候背后的共同特征的思想对于后世颇有启发, 例如在《黄帝内经》中, 少腹肿和癰疽就被相提并论, 反映了对于疾病本质的综合和整体的认识。

马王堆医书中还出现了将艾灸与其他方法综合运用进行施灸的记载, 体现了对疾病的多方面考量和治疗手段的多样。如在对牡痔病候的处理中, 创造性地提出对末端大而根部小的外痔类型可“疾久(灸)熱, 把其本小者而鑿(鑿)絕之”^{[4]260}, 将直接灸与外科手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现代研究认为, 灸法起效的作用机制是多靶点、多途径、综合性的^[6], 这一观点与马王堆医书灸法认为可综数病而合治之的思想相一致。

综上所述, 马王堆医书灸法学术思想为后世灸法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启示。通过对这一独特医学遗产的深入分析, 我们期望能更深刻地理解其形成和特色, 以促进未来灸法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喻燕姣. 马王堆汉墓的历史文化价值[J]. 文物天地, 2017(12): 23-30.
- [2] 何介钧.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 第1卷: 田野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45.
- [3] 周一谋, 萧佐桃. 马王堆医书考注[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1-2.
- [4]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伍[M]. 裘锡圭, 主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5]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陆[M]. 裘锡圭, 主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6] 梁洁仪, 邴守兰, 杨玲. 急症灸法的发展、实践与思考[J]. 中医杂志, 2023, 64(23): 2377-2381.
- [7] 刘立安, 孙永章, 汤立新, 等. 马王堆帛书灸疗学术通考及成就探析[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3, 43(5): 912-916.
- [8] 李良品, 彭福荣, 王希辉. 二十五史西南地区土司史料辑录[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28.
- [9] 葛晓舒, 魏一苇, 周曦, 等. 马王堆医书中的地域文化特色[J]. 中医药导报, 2022, 28(2): 219-222.
- [10] 管子译注[M]. 耿振东, 译注.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
- [11] 邢玉瑞. 中医“脉”概念框架研究[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4, 47(2): 175-180.
- [12] 何亚敏, 刘密, 常小荣, 等. 《黄帝内经》论灸法[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4, 29(4): 1181-1183.
- [13] 谢依璇, 闫世艳, 陈波, 等. 新时代针灸的发展[J]. 科技导报, 2023, 41(14): 42-50.
- [14] 结合现代技术, 多学科交叉合作, 系统全面阐释针灸作用机制: 访湖南中医药大学国家级中医技能实验教学中心主任常小荣教授[J]. 世界中医药, 2019, 14(3): 505-508.
- [15] 吴焕淦, 马晓芄, 刘慧荣, 等. 灸法研究的战略思考[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6, 18(3): 355-360.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deology of Moxibustion in Mawangdui Medical Books

WEI Yiwei¹, GE Xiaoshu¹, CHEN Xiaoping², HU Zongren³, HE Qinghu^{1,3}

1.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3.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unan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BSTRAC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moxibustion methods embedded in the 15 medical books of the Mawangdui medical literature. Starting from the origin of the medical moxibustion culture in Mawangdui,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e records of moxibustion. By analyzing the *Classic of Moxibustion to Eleven Foot-arm Channels* (《足臂十一脉灸经》) and *Classic of Moxibustion to Eleven Yin-yang Channels* (《阴阳十一脉灸经》) as well as *Formulas for Fifty-two Diseases* (《五十二病方》), which have relatively rich records of moxibustion, it is found that moxibustion involves more than 170 diseases and syndromes, covering 12 categories such as limb diseases related to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 lung system diseases, and heart and brain diseases. In summary,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moxibustion in Mawangdui medical books include primitive simplicity, combination of witch culture and medical practices, philosophical deduction, centripetal circulation, diverse moxibustion materials, extensive coverage of diseases and syndromes, taboos in moxibus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he ideas and applications of moxibustion mainly manifest in preventing diseases before they occur and preventing changes in existing diseases, distinguishing and treating each disease based on different causes, and combining treatment based on meridians, collaterals and comprehensive diseases.

Keywords moxibustion; Mawangdui Medical Books; *Classic of Moxibustion to Eleven Foot-arm Channels* (《足臂十一脉灸经》); *Classic of Moxibustion to Eleven Yin-yang Channels* (《阴阳十一脉灸经》)

(收稿日期: 2024-01-30; 修回日期: 2024-04-11)

[编辑: 邓媛]